



弯月淡柔，镰刀犀利。

弯月如镰

林青箬 著

淡淡忧伤的笔触讲述苦难岁月中女性的命运，以及她们的爱与恨。美好如弯月的女子，朦胧如月光的爱意，洒下银色的诗意光辉，淡淡地笼罩在字里行间。

弯月如镰

林青箬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弯月如镰 / 林青箬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08-3783-8

I. ①弯…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5467号

弯月如镰

作 者	林青箬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8.125
字 数	203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783-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故去的母亲、祖母、外祖母、曾
祖母、曾外祖母……

本书中出现的注释

1. 依：加在称呼前面，相当于“阿”
2. 诸人团：女孩子、女儿
3. 诸人人：女人
4. 唐铺团：男孩子、儿子
5. 唐铺人：男人
6. 娘奶：母亲
7. 郎罢：父亲
8. 唐铺：丈夫
9. 老嬷：老婆
10. 丈奶：丈母娘
11. 细婆：小老婆
12. 孙团：孙子
13. 依奶：对“母亲”的口语称呼
14. 依姆：对“伯母”的口语称呼
15. 依嬷：对“祖母”的口语称呼
16. 外嬷：对“外祖母”的口语称呼
17. 依姪：对“舅妈”的口语称呼
18. 依公：对“祖父”的口语称呼
19. 掌盘：经理
20. 屎腹：一肚子都是屎的人
21. 后生团：年轻人
22. 埕：场地、场院
23. 奸狡利：极度吝啬

本书中出现的注释

24. 鼎：铁锅
25. 做娇：撒娇
26. 外家：已出嫁女子的娘家
27. 起动：烦劳、劳驾
28. 番薯：红薯
29. 六扇五：纵向六堵墙隔成横向五间房
30. 冤家：吵架
31. 骨牌椅：单人高凳，椅面形似骨制麻将牌。
32. 太平：即鸭蛋，因为当地方言中“鸭蛋”与“压浪”谐音，在水上讨生活若能“压浪”即是太平，因此鸭蛋又称“太平”或“太平蛋”。太平面：加了两个“太平蛋”的线面。
33. 灶前：厨房
34. 半长裤：内短裤

目 录

楔子	/ 001
第一章 婚礼	/ 003
第二章 新妇	/ 012
第三章 死妇	/ 022
第四章 郎罢	/ 030
第五章 依哥	/ 040
第六章 依姪	/ 050
第七章 友情	/ 063
第八章 收茶	/ 075
第九章 涨水	/ 089
第十章 退水	/ 104
第十一章 灾后	/ 114
第十二章 生长	/ 125
第十三章 收获	/ 134
第十四章 炎夏	/ 143
第十五章 月光	/ 153
第十六章 出走	/ 161
第十七章 姻缘	/ 174
第十八章 分离	/ 183
第十九章 镰刀	/ 194
第二十章 切齿	/ 203
第二十一章 败露	/ 214
第二十二章 火烧厝	/ 224
第二十三章 月圆	/ 237

楔子

这个地方，女孩子被称为诸人团，女人被称为诸人人，男孩子被称为唐铺团，男人被称为唐铺人。

相传，这里原是无诸王的管辖地，世世代代生长繁衍着的自然都是无诸的子孙。

后来，一支中原的军队来到这蛮荒之地。于是，无诸的男子或被杀死，或被赶到深山做苦工，只留下了无诸的女子……

然而，传说只是传说而已。当时，一定还有无诸的男子活下来，一定还有中原的女子来到这里……

为什么只留下我做诸人团？我亲亲的父兄啊，难道你们再不回来，再不做无诸的子孙？在这熟悉的山水间，变成了唐铺人的父兄啊，可知我泪水涟涟的思念和孤苦无依的怨恨？

为什么让我变成诸人团？我中原的故乡啊，难道我再不能回去，再不能做您的女儿？在这陌生的山水间，让我变成诸人团的父兄啊，可知我关山阻隔的思念和泪水涟涟的怨恨？

第一章 婚礼

影子越来越短，肚子越来越饿，肖依诚不由时时支起耳朵倾听可有鼓乐声传来。照规矩，新娘应在中午前接到，今天这事做得实在不像样。

一大早跟着去接亲的依薯跑回来传话：新娘家说原先议定的聘金是三块银圆，后来黄家变卦只给了两块，今天要不多给点开门钱就不让新娘上轿。

为了这，依东婆¹急火攻心，当着一大群亲戚的面骂不绝口。

亲戚们不免窃窃私语。

肖依诚不能不上来劝劝丈奶²：“依奶³，莫急，莫骂，依光总会解决的。”

“他怎么解决，还不是掏钱解决？”

“依奶，算了，将事情顺顺利利办了，一点钱就算了。”

“一点钱？你以为一点钱容易赚吗？”依东婆气急败坏。

可肖依诚听着这话也觉得心里不痛快，索性不劝了。

日头当顶了，越发热得难受，再加上饿着肚子，就有点头晕目眩。好在去年秋天全都剪了辫子，头上倒是清爽了些。

1 依：加在称呼前，相当于“阿”。

2 丈奶：丈母娘。

3 依奶：对母亲的口语称呼。

“依嬷¹，肚子饿了。”依芳牵着依新走过来。

依东婆往灶前²看了一眼：“等下糯米饭炊熟，你们先吃一点。”

肖依诚偷偷地朝肖莫寒使了个眼色。依寒会意，极轻地朝郎罢³点了点头。这孩子灵得很。

依芳一脸不高兴，时不时就朝人翻白眼。依新只顾吮着手指。

肖依诚看在眼里，心想：若哪天自己也续娶，依月会怎样？况且，再续一个也不知能不能像上次续的依晴那么好。若不是当年丈人病重，急着将依晴嫁出去，自己恐怕没这份福气。只可惜依晴命薄……唉，做田人就不该想太多。大热的天，却擤起鼻涕来了！伸开大手掌抹一抹满脸的汗，从水缸舀一瓢水灌下去，既解渴又解饿。

这时，吹吹打打的喜乐声传来。

“来了，来了。”都往外走。一时鞭炮声大作。

肖依诚叫了声“依寒”，依寒就跑到廊前下的空埕⁴上等着。他是外甥哥，要在轿前请新娘下轿。等轿子放下来，依寒伸手打开轿门，里面递出一个红包，他接了，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自有喜娘会来换新娘。

依寒揣了红包就往灶前去。糯米饭已炊好，倒在大竹匾里晾着，热腾腾、香喷喷。倒在竹匾边缘的糯米饭凉得快，依寒伸手捏了个大饭团，很快吃掉，然后又捏了一个，扭身跑了。没两下又跑回来要再捏一个，被拦住了：“不能再吃了，走了，走了，不要在这里。”厨师傅一边说着，一边捏了一团放嘴里嚼着。竹匾旁的依芳和依新也被赶走。依芳白了依寒一眼。依新拿着个饭团边吃边流口水。

前厅堂的六扇门连同高高的门槛一大早全被拆下来，暂放在后厅堂里冷落着。前厅堂和走廊连成一片。人客们站在厅堂外沿或是走廊，叽叽喳喳，打量着新娘，高矮胖瘦，只是不知道红盖头下面的脸生得俊不俊。

厅堂正面板壁上，面南背北的祖宗们在画框里威严沉默地俯瞰着后世子孙、亲戚和人客们。新娘郭珍坐在厅堂里面的一张椅子上，低着头，手脚不敢动，心“咚咚”跳得厉害，大红花礼服里面的内衣早就湿透，脸上

1 依嬷：对祖母的口语称呼。

2 灶前：厨房。

3 郎罢：父亲。

4 埕：场地、场院。

的汗水在红盖头下无声滑落。

“哪有这大热天娶亲的？”娘奶¹的抱怨声犹在耳边。

“哎呀，人家这是娶填房的。”媒人婆反正这样讲也行，那样讲也对。

可是娘奶还是把她嫁了。虽然三块银圆变成两块，娘奶恨得咬牙切齿，背地里不知咒了多少回。早嫁出去家里早少一张嘴。若哪天依爹又输了，拿她顶赌债，娘奶连两块钱都拿不到。今早，娘奶把她关在门里，一定要多拿一点开门钱才肯打开门，让新郎家接走，不知今晚婆婆会不会怪罪？娘奶就只顾自己拿了钱，然后将诸人团²推出去，就不管诸人团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正自伤感、惴惴不安之际，喜娘伸手搀她起来，要拜堂了。拜了堂就是黄家的人。今早的那点钱是娘奶最后的机会，难怪娘奶决不肯错过。

依寒在走廊上看拜堂，看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下三级石阶，到廊前下。空埕上，码得高高的一大摞骨牌椅³被走来走去的人撞翻了，肖依诚正一个个重新码上去。等拜堂后，这些租来的骨牌椅和月桌要摆到厅堂去。

依寒上来小声问：“依爹，你饿不？”

肖依诚心中涌上一股暖意，伸手摸了摸依寒的头：“大人没关系，小孩子要吃饱。你去玩。”

依寒会意，正要走开，又被叫住：“刚才依姪⁴给你的红包呢？”

依寒从兜里掏出来。肖依诚接过来一捏就知道里面是两片铜圆：“等我拿给你外嬷⁵。”依寒点头。肖依诚将红包收起，却另外拿了两片铜圆递给依寒。

“依爹，我不要。”

“拿着。”

“那我拿去买糖给依月吃。”肖依诚微笑点头，这孩子懂事，真没白养。

“哎呀，依诚，这是你的唐铺团⁶？长这么高了！”

“十三婆来了。依寒，去给十三婆捧杯茶来。”（注：此处肖依诚随孩子的辈分称呼“十三婆”表敬重之意。下文中有雷同处不再赘述。）

1 娘奶：母亲。

2 诸人团：女孩子、女儿。

3 骨牌椅：单人高凳，椅面形似骨制麻将牌。

4 依姪：对舅妈的口语称呼

5 外嬷：对外祖母的口语称呼

6 唐铺团：男孩子、儿子

“你的诸人团呢，多大了，怎么没来？”

“比唐铺团小三岁。这两天有点寒积，在家里。”

“真好！以后你这两个孩子合起来，你就顺心如意了。”

肖依诚笑了，真是觉得顺心如意。依寒捧茶出来，双手递给十三婆。他七岁了，有点明白大人话里的意思，合起来就好像今天依舅依姪拜堂。

身上的衣服汗湿了又干，干了又汗湿。又热又渴又饿的肖依诚到灶前再舀一瓢水灌下去，发现水缸快见底了，便担起水桶往江边去。从灶前的后门出来，小路弯弯曲曲，两边大多是龙眼树，还有一些番石榴、荔枝、橄榄、芒果和桑树。走出一两百步，就可透过树林看到烈日下波光粼粼的江面，转弯，再走两三百步就到了江边渡头。一大丛高高瘦瘦的竹子在江风中摇曳轻舞。走下层层石阶，黑瘦疲累的双脚踏入水中，好清凉爽快啊！弯下腰，一只水桶在水面来回荡两下，压入水中，装满水，扁担在肩膀上稍挪，另一只水桶也在水面荡两下，压入水中，也装满水，再一用力，一担水起来了。转过身来，双脚不舍得跨出水面，粗硬的脚底在水下光洁的石板上轻轻摩挲。抬头，望望高高的石阶，低头，看看脚下的石阶，一鼓作气，一步不停，快步上到顶。稍停一下换个肩继续往前，却见依寒在林间小路狂跑，汗如雨下。

“依爹，”依寒手上拿着糯米饭团，饭团面上有一点黑，“你吃。”

“你自己吃。”肖依诚停住。

“我吃饱了。依爹，你吃，这里没人。”依寒回头看了看。

肖依诚放下水担，接过饭团，两三口就吞下肚，再从水桶里捧一捧水吃，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肚子空空，全身都软了。”

再要担起水担，依寒站在依爹身后想要帮忙抬一把。肖依诚笑道：“傻团，快放手，你这样，我倒不会担了。”

依寒放了手，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小路旁边的草地上，两个人和两只水桶的影子在树影的间隙时而出现时而消失……

待肖依诚来回几趟将水缸装满，前面叫“开席”了。刚才拜堂的前厅堂里已摆好了五张大圆桌。一大早来帮忙的，刚刚来的，都上了桌，大声招呼寒暄，小声议论纷纷……

“今天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因为钱，那边硬要，这边硬不给，做得也太难看了。”

“日头往西了，肚子早就空到底。”

“你一早来帮忙，就没煮碗点心给你吃？”

“哪里有？”

“太平面¹总有一碗吧？”

“哪里有？”

小声说话不影响大口吃酒，谁也没耽误大嚼大咽。

“有没看见新娘……好像脚面很高？”

“缠脚的？”

“估计是缠过又放了。”

“现在这种缠过又放的太多了。”

“乡下人娶个缠脚的有什么用？”

“依光的郎罢当年娶细婆²也是个缠脚的。”

“正是。门槛都跨不过去，从不出来。听人说生得又白又俊。”

“不出来曝日头肯定又白又俊。”

“依土的老嫲³每天过来帮她倒粪桶，洗衣服。”

“那做洪水的时候怎么办？”

“一直躲在楼上，三顿都是依光的郎罢捧饭上去。”

“啧啧啧，这样的老嫲娶来做什么！”

“呵——自然是有点用处的。要的就是这样的细婆，知道不？”

.....

端上来的碗盘很快被一扫而光。端盘洗碗的诸人人⁴是欢喜的。因为等酒桌上的唐铺人⁵都吃好了，厨师傅会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来帮忙的诸人人连同请来的厨师傅和小工们就能“吃后桌”了。

等人客都走了，喜娘、厨师傅和小工们也都结了工钱走了，肖依诚没忘记一件要紧事：“依奶，这是新娘给依寒的红包，你收着。”

“给依寒的，让依寒拿着吧。”依东婆两眼盯着红包。

1 太平：即鸭蛋，因为当地方言中“鸭蛋”与“压浪”谐音，在水上讨生活若能“压浪”即是太平，因此鸭蛋又称“太平”或“太平蛋”。太平面：加了两个“太平蛋”的线面。

2 细婆：小老婆。

3 老嫲：老婆。

4 诸人人：女人。

5 唐铺人：男人。

“小孩子拿钱做什么？还是依奶收起来，今天花了不少钱……”

“花钱像流水一样……”

肖依诚知道丈奶心疼钱，不等她说完就连声附和：“正是，正是。”

依东婆打开红包，看见两片铜圆，皱了皱眉。肖依诚只当没看见：“依奶，我两个要回去了。”扭头喊依寒。依寒跑了过来：“外嬷，我跟依爹回去了。”接着又去跟依舅、依妗、表弟、表妹道一声别。

跨过高高的门槛，出了饭厅，到走廊，走下正中的石阶，到廊前下空埕。空埕东边，一排竹篱笆隔开的园子里种着梅树、橘树、山茶树，还有些不值钱的花花草草。另外还开了几垄菜地，种些时令蔬菜。肖依诚扭脸往东看了一眼，并未在空埕上停步，领着依寒一直往前，下了一段小斜坡，就是小路。小路两边杂草丛生。东边一大片树林，树林再往东就是大江。小路西边疏疏落落几棵树长在茂草中，再往西就是大路。小路在树影中延伸，然后穿过一片稻田。一部分早稻已经收割，留下整行整列的稻茬。还未收割的在晚风中翻滚着金色的波浪。父子俩顺着小路往家去。日头西沉了，风吹在身上还是热的。两人的裤腿都还挽在膝盖之上，刚才还穿在身上的上衣这时反而脱了下来，只因为现在不是在别人家里做人客。

胃里隐隐作痛，肖依诚叹了口气。

“依爹？”

“你外嬷家做人做太绝，就只会奸狡利¹，连面子都不顾。人都说‘有钱钱做人，没钱人做人’……”

“依爹，什么是‘人做人’？”

“就是有钱的人出钱，没钱的人出力。”

“哦。”

“饿了吗？”

“有一点。”

“回家吃线面。”

“嗯。”

……

1 奸狡利：极度吝啬。

“哎，依诚，你们回来了。”依根姆正站在大门口张望。

“依根嫂，今天起动¹你。”

“莫客气，莫客气。依月吃了饭粥，困着了。我要回去了。”

“起动你。慢慢走，慢慢走。”

“依姆²，你慢慢走。”依寒接口道。

“莫客气，莫客气。”

望着依根姆走远，父子俩才进了门。先到房里看看依月，粉嫩嫩的小人儿困得正香。肖依诚伸手在依月额头上摸了一下，不烫了，知道诸人困好了，就安心了。依寒也学样在依妹脸上摸了一下，那柔柔滑滑实在惹人喜爱。

替诸人团放好蚊帐，肖依诚去灶前烧水捞面，依寒坐在灶口对面帮着烧火。线面很快煮熟捞起，没有鸡汁也没有太平蛋，不过挑点猪油拌一下，却也喷香、饱肚、养胃。

父子俩很快吃好，收拾了碗筷。一人只穿一条半长裤³，各端了一盆水，到后廊下的石阶上冲洗。一轮圆月高挂天空，照着黧黑精瘦的唐铺人和唐铺团，照着淋到身上的水流和溅落石阶的水花。月光如水，水光如月……

月光也照着送走了人客的喜事人家。鞭炮的碎屑还留在空埕上，前厅堂已安上了门槛，关上了门。天上，金色的太阳落了，升起银色的月亮。地上，热闹散去，留下冷静。脸上，待客的笑容收起，现出疲惫与气恼。

新郎黄厚光脱下身上捂臭的衣裤鞋袜，只留下一条半长裤。新娘郭珍低着头过来收拾，黄厚光盯着她：“你后来怎么又肯上轿了？你干脆不要来了。”郭珍心里一哆嗦，几乎要哭出来。对着这将要倚靠一生的人，她嗫嚅着欲要解释，婆婆竟已悄无声息地来到身后。郭珍慌忙回身叫道：“依奶。”婆婆却不理会，弯腰下去扯她的宽脚裤，惊得她连退两步。

一个长长的额头快要蹭到郭珍的前襟，郭珍看到那个头顶之上弯曲向后的发际线和稀疏的头发。

“你是缠脚的？我跟媒人婆说了不要缠脚的。”长长的额头抬起来，郭珍看到额头之下稀短的眉毛和犀利愤怒的小眼睛。

1 起动：烦劳、劳驾。

2 依姆：对伯母的口语称呼。

3 半长裤：内短裤。

“我放了，放了。”

“媒人婆犬放屁，就会骗人钱。”

“我放了，依奶，我早就放了。”放过的脚不再那么尖，那么小，可是脚面还是那么高。郭珍受不了目光的逼视，腿一软跪下了。一双黝黑的大脚板就在眼前，脚趾头分得很开，脚趾甲全都黑黑的。

“我花两块钱是要买一个会做事的。”

“我会——我会做事。”郭珍一阵心酸，就有泪涌上来，“我在外家¹也要做事的。”

“哼，没钱人家的诸人团也缠脚，哼……”

“依奶说得对，我依姐没放脚还被查脚队罚了钱。”迷离泪眼看去，对面的十个脚趾头抓在地上，稳稳当当。

“报应，哼……”

“依嬷，依嬷。”隔壁的北屋里，已经困着的依新不知怎么醒了。

“来了，来了。”依东婆忙回北屋顾她的孙团²去了。

南北两屋中间只隔着薄薄的木板壁，婆婆的声音出了门槛，又从板壁那一边传过来。

这时新人房的门“吱扭扭”关上，郭珍退到眠床，再不敢出声。所有的紧张、害怕、疼痛……全都紧紧咬在牙关里。

当身上的喘息声戛然而止，身上的压迫也戛然而止，床板最后一声“吱扭”，然后归于平静。郭珍终于舒出一口气，放松绷紧的全身。这一夜注定难以入眠。

眠床靠着南北两屋中间的板壁。郭珍感觉得到，北屋的眠床也靠着这个板壁。板壁那一边有小心辗转的窸窣声和“啪”的打蚊子声。唐铺³翻身下来就困着了。随着鼾声起起落落，板壁那一边终于沉寂了。蜷着身子的郭珍往里挪了挪，蜷得更小一些，让自己感觉稍稍好受一点。

“诸人团生来就是为了做新妇的。”娘奶常常这样说。小时候缠脚是为了做新妇，去年放脚也是为了做新妇，还有很多很多诸人团应该的和不应该的都是为了做新妇。可是，看见娘奶将东西留给依弟吃，她也觉得饿；

1 外家：已出嫁女子的娘家。

2 孙团：孙子。

3 唐铺：丈夫。